



BBV21/11

托爾斯泰戲劇集

活 屍

托爾斯泰戲劇集四

活 屍

文 穎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新譯文叢書

[文學·藝術]

[字數 57,000]

托爾斯泰戲劇集四

活 屍

定價 5,200

著 者 [俄] 托 爾 斯 泰

譯 者 文 穎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總經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四版 (5501—6500)

永立印刷所印刷 德誠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活
屍

人物

菲奧朵爾·華西里奇·普洛泰索夫（菲狄阿）

艾里莎白塔·安德烈夫娜·普洛泰索娃（里莎） 他的妻子。

密夏 他們的兒子。

安娜·帕夫羅夫娜 里莎的母親。

沙霞（阿歷山得拉） 里莎的還未結婚的妹妹。

特里佛夫娜 保姆。

維克多·米海洛維奇·卡列寧。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卡列尼娜 他的母親。

● 英譯本人物表中無此人，但在第一幕上場——譯者。

她的聽差。

塞爾該伊·德密特里奇·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瑪霞 一個漂亮的吉卜西少女。

伊凡·瑪卡里奇 吉卜西老人。

娜斯泰沙·伊凡諾夫娜 吉卜西老婦。

鄧亞霞 一個使女。

軍官。

樂師。

第一個吉卜西男子。

第二個吉卜西男子。

吉卜西女人。

吉卜西合唱隊。

瑪霞的雙親。

醫生。

米海爾·阿歷山德洛維奇·阿福列莫夫 一個過放蕩生活的男子。

他的聽差。

斯泰羅夫

卜特凱維奇

寇洛特寇夫

菲狄阿的酒友。

伊凡·彼德羅維奇·阿歷山德羅夫 一個酒徒。

涅斯涅先斯基 卡列寧的秘書。

彼杜席科夫 一個藝術家。

阿節米也夫。

某酒店的伙計。

某下流酒店的伙計。

那下流酒店的店主東。

警察。

檢查官。

美爾尼科夫 他的朋友。

彼德魯興 律師。

書記

看門人

年青律師

旁聽的人們

差役

法官

● 英譯本人物表中沒有這些人，他們在第六幕上場——譯者。

第一幕

第一場

普洛泰索夫●的住宅在莫斯科。第一場上是一間小飯廳。

安娜·帕夫羅夫娜，頭髮灰白的老太太，穿束腰衣服，一人坐在茶桌旁，桌上放一個茶炊，保姆進來，拿着一把茶壺。

保姆：老太太，我可以倒一點兒開水嗎？

●普洛泰索夫是他的姓，平常稱呼他菲狄阿，他的教名菲奧朵爾的縮寫。客氣的稱呼是菲奧朵爾。

華西里奇——笑譯者。

安娜·帕夫羅夫娜：可以。孩子怎麼樣了？

保姆：他不老實……再也沒有比女人看護她自個兒的孩子還要糟糕的事兒了，她有

她的煩惱，而孩子就得受苦了。她躺着，一夜哭到天亮，她怎麼會有奶？

安娜·帕夫羅夫娜：可是現在她好像安靜點兒啦。

保姆：安靜，不見得！誰看見她都會難過的。她一直在寫，一直在哭。

〔沙霞上。〕

沙霞：（對保姆）里莎找你哪。

保姆：我來啦，我來啦。（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保姆說她老在哭……她怎麼管不了她自個兒？

沙霞：真是的，媽媽，您真怪……女人離開了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爸爸，您倒希望她鎮靜！

安娜·帕夫羅夫娜：哦，不能鎮靜……可是什麼事兒作過就算了！要是我，她親生的媽，

非但答應我的女兒離開她的丈夫，還因為她這樣作而覺得高興，這足見得他罪有

應得。人有機會從壞男人那兒恢復自個兒自由的時候，應當快活，不該傷心，——總算擺脫了這個寶貝啊！

沙霞：媽，幹麼這樣說？您知道您的話不實在他不壞——正相反，雖然他懦弱，可是他倒個出色的人哪。

安娜：帕夫羅夫娜，是啊，簡直是個『出色』的人，對啦——要是他口袋裏的錢——不管是他自個兒的還是別人的……

沙霞：媽，他從來沒拿過別人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是啊，他拿他太太的那還不是一個樣兒？

沙霞：可是他把他的全部財產都給了他太太啦！

安娜：帕夫羅夫娜，當然，他知道要是不給他太太就全要化光了！

沙霞：化光不化光不去說它，我就知道作妻子的不該離開她的丈夫，特別是像菲狄阿那樣的丈夫。

安娜·帕夫羅夫娜：那麼你的意思是她應該一直等到他什麼都化光了，帶着他的吉

卜西妍頭回到家裏來嗎？

沙霞：他沒有妍頭！

安娜·帕夫羅夫娜：真糟糕——好像他完全把你迷住了，可是迷不了我——迷不了！

他瞞不過我！我看透了他，他知道。要是我處在里莎的地位，我不會現在纔離開他，我一定一年以前就離開他了。

沙霞：您說得多麼輕鬆！

安娜·帕夫羅夫娜：一點兒也不輕鬆，在我這個作母親的人，看着女兒離婚，可不是一件

輕鬆的事兒啊。相信我，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兒！可是這總比毀滅年青的生命好

……不，我謝謝上帝，總算她最後下了決心，而且一切已經過去了。

沙霞：或者還沒有過去吧！

安娜·帕夫羅夫娜：哦！只要他答應離婚……

沙霞：那樣有什麼好處？

安娜·帕夫羅夫娜：她年青，可以重新得到快活，這就是好處。

沙霞：哦，媽媽！聽您這麼說，真叫可怕！莎不能愛別人。

安娜·帕夫羅夫娜：她自由了，為什麼不能呢？有很多男人會來的，他們都比你那個菲

狄阿好一千倍，他們只要能够跟里莎結婚就會快活得發瘋。

沙霞：媽，這是不對的！我知道您想的是維克多·卡列寧……

安娜·帕夫羅夫娜：為什麼我不該想？十年來他始終愛着她，她也愛他。

沙霞：是倒是，可是不是丈夫那樣的愛！他們從小就是朋友。

安娜·帕夫羅夫娜：我們懂得這種友愛是怎麼回事！要是沒人礙事就好囉！

〔使女上。〕

安娜·帕夫羅夫娜：什麼事兒？

使女：太太方纔差門房送了一張便條給卡列寧先生。

安娜·帕夫羅夫娜：什麼太太？

使女：『我們的』太太呀——普洛泰索娃夫人。

安娜·帕夫羅夫娜：哦？

使女：卡列寧先生回話說他馬上就來。

安娜·帕夫羅夫娜：（驚奇）我們剛纔正在講他！只是我想不出爲什麼……（對沙

霞）你知道嗎？

沙霞：也許我知道，也許我不知道！

安娜·帕夫羅夫娜：你老是這麼鬼鬼祟祟！

沙霞：等里莎來了，她自個兒會告訴您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搖頭，對使女）茶炊得燒燒開纔行。拿去，鄧亞霞。（使女拿茶炊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對已經站起來正要走出去的沙霞）真就像我方纔跟你講的

一樣！她差人找他馬上來……